

所全一些休休家入也诡些外只我的说小米目面我说律一头他们拿上的上校四会的可伶
讲庄步小卫护为骂们辞小的得无自一脸，由说也，以都东们随着画自的有教月的可
们！

疑惑起来了，不承认罢，我可用什么话

外的自由”；我们是这么高的见解，

名家名著  经典文集
mingjiamingzhujingdianwenji

冰心文集

王
晖
主
编

精
编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1217.2
620

名家名著



经典文集

冰心文集

精
编
版

王 晖 主编

mingjiamingzhujingdianwenj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天民

封面设计:李 辉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冰心文集

王晖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人民大街124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010 1/16 印张:160 字数:4000千字

2006年11月第2版 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7-80606-397-8/I·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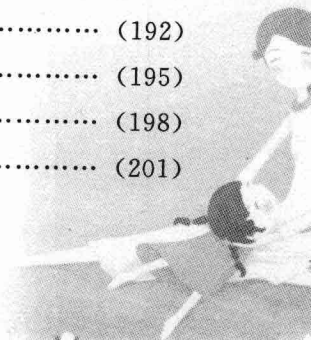
定价:258元(全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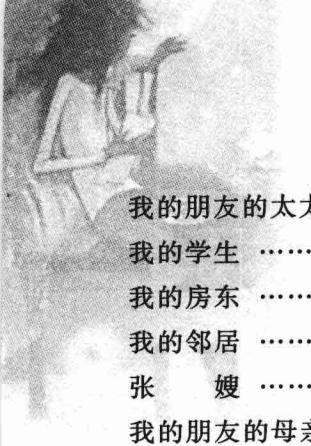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
| 两个家庭 | (1) | 梦 | (36) |
|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 (7) | “除夕” | (37) |
|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 (8) | 十字架的园里 | (38) |
|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 (12) | 闲 情 | (40) |
| 晨报……学生……劳动者 | (14) | 往事(一) | (41) |
| 一只小鸟 | (15) | 到青龙桥去 | (54) |
|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 (15) | 好 梦 | (57) |
| “无限之生”的界线 | (16) | 往事(二) | (59) |
| 画一诗 | (19) | 南 归 | (77) |
| 圈 儿 | (20) | 新年试笔 | (94) |
| 我 | (21) |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 (95) |
| 除夕的梦 | (21) | 寄小读者 | (97) |
| 笑 | (23) | 山中杂记 | (160) |
| 石 像 | (24) | 再寄小读者 | (170) |
| 法律以外的自由 | (24) | 《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 (176) |
| 五月一号 | (26) |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 (177) |
| 我+基督=? | (28) | 我的择偶条件 | (179) |
| 宇宙的爱 | (29) | 我的母亲 | (181) |
| 山中杂感 | (30) | 我的教师 | (184) |
| 图 画 | (30) |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 (187) |
| 回 忆 | (31) |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 (190) |
| 问答词 | (32) |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 (192) |
| 非完全则宁无(一) | (33) | 我的奶娘 | (195) |
| 非完全则宁无(二) | (34) | 我的同班 | (198) |
| 非完全则宁无(三) | (35) | 我的同学 | (201) |

目

录





目
录

我的朋友的太太	(203)	在美留学的三年	(277)
我的学生	(207)	我回国后头三年	(281)
我的房东	(214)	我从来没觉得老	(284)
我的邻居	(220)	谈巴金的《随想录》	(285)
张 嫂	(225)	我请求	(287)
我的朋友的母亲	(228)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289)
《关于女人》后记	(234)	无士则如何	(291)
回忆“五四”	(236)	开卷有益	(293)
冰心自传	(239)	谈孟子和民主	(295)
我的故乡	(240)	世纪印象	(296)
我的童年	(246)	我的家在哪里?	(297)
童年杂忆	(253)	《冰心全集》自序	(298)
我到了北京	(258)	胰皂泡	(305)
我的父母之乡	(262)	默庐试笔	(307)
我的第一篇文章	(263)	力构小窗随笔	(310)
我入了贝满中斋	(264)	无家乐	(314)
我的大学生涯	(269)	分	(317)
我家的对联	(275)	我们太太的客厅	(323)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着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边，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厉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上，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了一会子，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宋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的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好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子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在，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磊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不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磊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茜微微笑说：“我那里配翻译书，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关着看着亚茜。亚茜说：“你唱罢，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



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肴菜，是亚茜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用餐，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亚茜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茜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茜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茜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账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茜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点头。我说：“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亚茜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儿说：“也

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就成了习惯。每回到酒馆的灯灭了，剧场的人散了。更深夜静，蹒跚归来的时候，何尝不觉得这些事不是我陈华民所应当做的？然而……咳！峻歌呵！你要救救我才好！”这时已经听见陈先生呜咽的声音。二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门铃又响了，老妈进来说我的车子来接我了，便进去告辞了亚茜，坐车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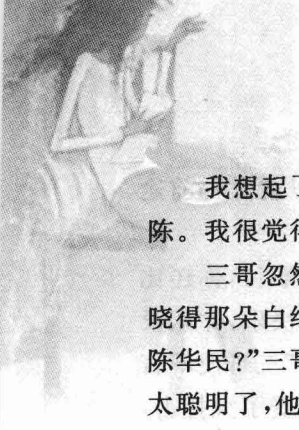
两个月的暑假又过去了，头一天上学从舅母家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陈宅门口贴着“吉屋招租”的招贴。

放学回来刚到门口，三哥也来了，衣襟上缀着一朵白纸花，脸上满含着凄惶的颜色，我很觉得惊讶，也不敢问，彼此招呼着一同进去。

母亲不住问三哥：“亚茜和小峻都好吗？为什么不来玩玩？”这时三哥脸上才转了笑容，一面把那朵花摘下来，扔在字纸篮里。

母亲说：“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我看她实在太忙。但我却从来没见过她有一毫勉强慌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这个孩子，实在可爱！”三哥说：“现在用了一个老妈，有了帮手了，本来亚茜的意思还不要用。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学放学路上的照应，亚茜一个人是决然做不到的。并且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程度还低，雇用一个下人，于经济上没有什么出入，因此就雇了这个老妈，不过在粗活上，受亚茜的指挥，并且亚茜每天晚上还教她念字片和《百家姓》，现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账上的字，也差不多认得一多半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便说：“是了，那一天陈先生来见，给她名片，她就知道是姓陈。我很觉得奇怪，却不知是亚茜的学生。”

三哥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陈华民死了，今天开吊，我刚从那里回来。”——我才晓得那朵白纸花来历，和三哥脸色不好看的缘故——母亲说：“是不是留学的那个陈华民？”三哥说：“是。”母亲说：“真是奇怪，像他那么一个英俊的青年，也会死了，太聪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他已经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乐，他就天天拚酒，那一天他到我家里去，吓了我一大跳。从前那种可敬可爱的精神态度，都不知丢在哪里去了，头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体也虚弱了，我十分的伤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劝他常常到我家里来谈谈解闷，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听。并且说：‘感谢你的盛意，不过我一到你家，看见你的儿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难过，不如……’以下也没说什么，只有哭泣，我也陪了话多眼泪。以后我觉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软弱下去，便勉强他一同去到一个德国大夫那里去察验身体。大夫说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担心，勉强他在医院住下，慢慢的治疗，我也天天看望他。谁知上礼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说到这里，三哥的声音颤动的很厉害，就不再往下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可惜！听说他的才干和学问，连英国的学生都很妒羨的。”三哥点一点头，也没有说什么。这时我想起陈太太来了，我问：“陈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说：“要回到南边去了。听说她的经济很拮据，债务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将来不知怎么过活！”母亲说：“总是她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否则也可自立。不过她的娘家很有钱，她总不至于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说：“靠弟兄总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会儿，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门口，自己回来，心中很有感慨。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看，却是上学期的笔记，末页便是李博士的演说，内中的话就是论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

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22日《晨报》。

收入《冰心全集之一——冰心小说集》，

北新书局，1933年1月初版。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二十一日早晨，我以代表的名义，到审判厅去听北大学生案件的公判。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是四个女校的代表。那时已经有九点多钟，审判厅门口已经有许多的男学生。以后陆续又来了好些。我们向门警索要旁听证，他们说恐怕女旁听席太仄，不过有一条长凳子，请我们举四位代表进去。我们谁也不愿意在被摈之列，就恳切对他们说，“地方如实在太仄，我们就是站着，也愿意的。”他们无法，就进去半天，又出来对我们说，“只限你们十一个人了。再来的代表可真是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喜喜欢欢的进去。可怜那些后来的代表，真是不幸望门而不得入了。

开审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也有笔记，但是各报纸上都记载得很详细，便不必我再赘了。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厅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是只限于旁听人的。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踟蹰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

审判的中间审判长报告休息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好些旁人，都围在被告的旁边招手慰问，原告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自开庭至退庭一共有八点钟，耳中心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到了六点钟退庭的时候，我走出门来，接触那新鲜清爽的空气，觉得开朗得很。同时也觉得疲乏饥渴，心中也仍是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

晚饭以后，我在家里廊子上坐着。墙阴秋虫的鸣声，茉莉晚香玉的香气，我也无心领略，只有那八点钟的印象，在脑中旋转。

忽然坐在廊子那一边的张妈问我说，“姑娘今日去哪里去了一天？”这句话才将我从那印象中唤出来，就回答她说，“今天我在审判厅听审。”随后就将今天的事情



大概告诉她一点。她听完了就说，“两边都是学生，何苦这样。”又说，“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我当时很觉得奇怪，为何这平常的乡下妇女，能有这样的理解。忽然又醒悟过来说，不是她的理解高深，这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张妈的话，与刘律师的话如出一辙。

我盼望改天的判决，就照着他们二人所说的话。因为这就是“公道”，这就是“舆论”。

(原载 1919 年 8 月 25 日《晨报》)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女学生”这三个字，是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新名词。社会上对于这三个字，眼光不同，观察不同，对待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崇拜女学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在风气初开的时候。“自由”、“平等”、“革命”等等的名词思想，弥漫于一般青年的心里。同时这“女学生”、“女子参政”、“男女开放”等名词也随着入到中国。这时候社会所观察的“女学生”和“女学生的模范表式”是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看见她们怎样的文明，怎样的高尚，怎样的得社会赞同信仰，以及女学生怎样的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都羡慕惊叹的不得了。因此就生出许多的“中国女学生”来，她们的“目的”、“思想”、“行动”，都是完全的模仿欧美女学生“模范表式”，便也竭力的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藩篱。种种嚣张的言论行为，也居然可以得一部分“不明外情的人士”的赞赏。于是这女学生便愈出愈多，就闹出种种可怜可笑的事实，大受旧社会的鄙夷唾骂。那些新人物也看出“欧美女学生”的言论行为，和“中国女学生”的言论行为，是大不相同的，于是他们也讥笑“中国女学生”，说她们无资格无价值。这“女学生”三个字变成了女界中最不良分子的别名，这就是中国女学界最黑暗的时代。也就使社会对待女学生的心理，转入厌恶女学生的时期（即第二时期）。当这个时代，女学生的名誉，既然一落千丈，这人校求学的女子就少了许多。因为不问是新旧人物，都觉得这女学校，是一个“女子罪恶造成所”，不愿意

他们的子女去沾染这样的恶习，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可怜那些真心求学的分子，便受了不良分子的拖累，只得仍去受那“旧家庭的教育”。这时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线曙光，已经是摇摇欲灭的了。然而……假如世界上没有“黑”就不能显出“白”；假如世界上没有“恶”就不能显出“善”；假如没有“第二时期的女学生”，就不能够产出使社会注意的“第三期的女学生”。

我写到这里，心中充满了快乐与希望，要笔歌墨舞，大声疾呼的对社会说：“你们所厌恶的女学生，已经过去了！你们所崇敬的女学生，已经渐渐出来了！”因为“第三时期的女学生”的“目的”、“思想”，渐渐的从空谈趋到实际；她们的“言论”、“行为”渐渐的从放纵趋到规则；他们的“态度”渐渐的从浮嚣趋到稳健。“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前车不能不使她们惊心动魄，发愤自强，要竭力的挽回社会厌恶女学生的心理，要竭力的造成中国女子教育的新基础，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破坏也是她们，建设也是她们。她们不能不惹起社会的注意，因为她们所担负的，是二万万女子万世千秋的大幸福。这幸福可以被她们捧上九霄。也或者被她们推落地下。这是艰苦卓绝的事业。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看呵！这等的事业，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灿烂！

怎么样方能作成这样的事业？就是要得社会的信仰。怎样方能得社会的信仰？就不能没有我们自己修养的工夫。

写到这里，不禁叫我十分惭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第三时期的女学生”。以下所要说的“消极条件”，我自己还没有完全除去。那“积极条件”也还没有完全进行。如何敢说出来，请别人采用呢？


我已经没有“振笔直书”的勇气了。忽然又想起孔子所说的两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欲”字，实在用得有意思。因为这“欲”字不过是愿意，是盼望，并没有说必须自己做到以后才可奉劝别人，不然孔子为何不说“己能立而立人己能达而达人”呢？

既然孔子在三千年说下这两句话为我解围，也不由得我往下写了。

以下所说的各节，本来应当分出条目，但是我不愿意拿“条目”去束缚限制我的思潮，也因为我是想起一段意思，就写出一段来，所以就也不分“条目”了。

1. 我常见得有些女学生，在应酬宴会的地方，她们的装饰，十分惹人注目，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那一种飞扬妖冶的态度，还是带着“第一时期女学生”的色彩。这是最能打倒“社会的信仰心”的色彩，这是最危险的色彩。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颜色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至于首饰也是这样，除了有用





的如手表之类,其余晶莹剔透的珠钻玉石,反足以贬损我们女学生的价值,总以不用或少用为好。

2. 我们也要避去那些“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言论。因为这种的言论,社会已经从“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口中,听得厌烦了,并且也觉得没有价值了。不但不能改换社会的眼光,反要惹社会的轻藐讥笑。因此我们要挑那“实用的”、“稳健的”如“家庭卫生”、“人生常识”、“妇女职业”这种的题目,去开导那些未得着知识的社会妇女。不但可以收实效,并且也是积极的治本办法。

3. “剧场”、“游艺园”这等的地方,都含着有“喧嚣华靡”、“光怪陆离”的意味,最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扰乱我们的思想。它在人脑中的印象,能够遗留到数十小时(有时还可以延长),这数十小时的刺激扰乱,就不能不损害我们沉静的脑筋,优美的思想。所以这种的刺激扰乱,要是常常的与我们接触,就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我们应当防备。不要走到“不正当的刺激”里面去。

4. 同时也要以“学术演讲会”、“音乐会”、“古物陈列所”和“隔绝尘嚣的园林”这种的地方去替换这“剧场”“游艺园”。因为这一类的地方,是“正当的”、“趣味的”、“高尚的”,能以清洁疏散我们的脑筋,活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学问知识有“课本”以外的增益辅助。这是造成我们修养我们的“正当的刺激”,我们不可不常常领受的。

5. 我们到了脑筋疲倦的时候,往往随意的将“课本”以外的书籍取来阅看。因此这书籍就成了常和我们亲近的一种消遣品。因为我们既然以它当作消遣品,没有什么大关系,也就没有严格的选择。然而,这书籍“刺激神经”、“扰乱思想”的程度比“剧场”、“游艺园”更要高些,力量也就大些,结果能够移动我们的意志,变迁我们的思想。曾记得从前我的书桌上面,无意中放了一本《新中国少年之模范》,和一本《西游记》,有时我随手拿起《新中国少年之模范》来疏散脑筋,这一天的思想,便拘谨一些。要是拿起《西游记》,这一天的思想,便荒诞一些。以后我自己觉得奇怪,为何我的思想常常的变动?细细推想,才知道是这两种书籍在无意中左右的支配我。以后便试将《西游记》放在不常接触的地方,这荒诞的思想,便不来扰乱我的脑筋了。因此我确信我们若是将各种有价值的“新闻”、“杂志”,放在接近的地方,使我们随手翻阅的时候,都是这种的消遣品那无形中的裨益,便比“学术讲演会”、“音乐会”更是不可限量的了。

6. 我们更要时时注意到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识”、“新发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和“欧美近代女子教育的趋势”、“我国妇女界今日的必需”。同时我们不能不有我们各人的眼光,各人的意见,各人的判断,然后用文字写记下来。这样便于我

们的“思想”、“文字”和将来的“服务”上，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对于第四条的“学术讲演会”、“古物陈列所”和第五条的“新闻”、“杂志”也最好有同样的笔记。

7. 春天的花，秋天的月，江边晚霞的颜色，出山泉水的声，以及宇宙间形形色色都是“天然之美”，非常的华妙庄严，最合于女子的心理。在这时也最容易生出一种拔俗出尘的“感想”和“理解”。同时如能够将这“感想”和“理解”，用文字写出来，便是“没有一毫刻画造作极其可爱”的“天籁”、“人籁”。这不但是最高尚的消遣方法，也能练成我们随时随地注意研究宇宙万物的惯性。并且能以引导我们的“思想”、“文字”，渐渐的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对于第四条的“音乐会”、“隔绝尘嚣的园林”也应当有同样的笔记。

8. “朋友”也有左右我们“意志”、“思想”的能力。这个题目已经过中西古今的人物讨论得十分透彻，再说也没有意思了。

9. 我们应当借着校内的“恳亲会”、“毕业会”、“音乐”等等与社会接近。因为这是“秩序的”、“精神的”，也是“庄严优美的”感情。能以使社会起敬起爱的。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引起社会的误会心。

10. 我们建立事业的“目的”，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从根本上做起，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等等。因此我们要常常注意到“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等。因为事前若没有预备，当事便莫知所措，我们所学习的也就等于虚文不能运用了。其余的职业如“美术”、“音乐”等等也不是不可学习。不过以中国的现势看起来，我们不得不从那最需要的着手进行了。

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已经得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已经跳上舞台，台下站着无数的人，目不转睛的看我们进行的结果。台后也有无数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胆，静悄悄的等候。只要我们唱了凯歌，得了台下欢噪如雷的鼓掌，她们便一齐进入光明。假如我们再失败了……那些台下的观者，那些台后的等候者，她们的“感触”如何，“判断”如何，“决心”如何，我们也可以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又怎样呢？唉！闭居小村的威廉帝，放流荒岛的拿破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打击，他们的深悲极恼，还不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因为他们所图谋的是数十百年一己的功业，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

我所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要和社会的心理奋斗，要将他们的厌恶心理挽回过来。不但求他们的信仰，也要将他们所崇拜的“欧美女学生”的基础，建立起来。将他们所崇拜的“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在数十年以后，实现出来。好使他们思

念我们，感激我们，讴歌颂赞我们。我们要得如此巨大的结果！我们应当怎样的预备！怎样的进行！

敬爱的“第三时期女学生”呵！我们从今日起，要奋斗！要开始和社会厌恶“女学生”的心理奋斗！

（原载 1919 年 9 月 4 日《晨报》）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昨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恰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消磨的。”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啾啾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